

卷四十八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武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改營之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四十八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固升諸公雖多至二府而終福祉稷則獨公焉見魏王別錄

駕幸汾陰

祥符四年車駕幸汾陰起偃師駐蹕永安天文院則驗渾儀杜貽範奏卯時一刻日有赤黃輝氣變為黃珥九變戴氣已時後輝氣復生見湘山野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七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八
占相醫藥

陳希夷

祖宗居潛日與趙韓王遊長安時陳搏乘一衛遇之下驢大笑巾簪幾墜左手握 太祖右手挽 太宗可相從市飲乎祖宗曰與趙學究三人並遊可當同之陳眈眈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可預此席既入酒舍韓王脚踏偶坐席左陳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之使居席右見湘山野錄

二

錢文僖公若水少時謁陳搏求相骨法陳戒曰過半月請子却來錢如期而往至則邀入山齊地爐中一老僧擁衲瞑目附火于爐旁錢揖之其僧開目稍失

遇待之體錢頗嫌之三人者嘿坐持爻陳發語問曰如何僧搖頭曰無此等骨既而錢公先起陳戒之曰子三兩日却來錢曰唯後如期謁之搏曰吾始見子神觀清粹謂子可學神仙有昇舉之分然見之未精不敢奉許將召此僧決之渠言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爾問曰其僧者何人曰麻衣道者

見湖山野錄

三

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本朝直舍入院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為道場唯一女十餘歲縷經跪爐於像前會陳搏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嫁即為國夫人矣後數年陳晉公怒為參知政事一日便坐奏事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

公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頗聞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辭以年高不願娶太宗哀諭再三晉公不敢辭遂納為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

異僧

太宗八子真宗為第三已封壽王詔一異僧忘其名入禁中遍相諸王已見七王矣惟真廟時方寢息未得見之僧奏曰遍觀諸邸皆不及壽王者上曰卿未見安得知僧曰見三僕立其門皆將相材器其僕既爾主可知矣三僕者乃張相耆楊相崇勳郭太尉兼祐

王冀公

王冀公

欽若

卿薦赴闕張僕射

齊賢

時為江南漕以

書薦謁錢希白公易時以才名方獨步館閣適會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喝促門下厲聲詬闍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身爾願邀之使其獲見希白召之冀公單微遠人神兒踈瘦復贅於頸而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瞻視冀公起術人誓願稱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內便是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之則天下康富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吊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將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待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冀公已真拜

夏侯嘉正

夏侯嘉正荆南人劉童子者幼警善聲骨及命術謂公曰將來湏及第亦有清職唯得聲貴自餘俱弱已俸外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後至正言直館充益玉生辰使得金幣方輦歸私第欲留之為潤屋忽一緡自地起立久而方仆遂感疾月餘而卒

僧化成

熙寧八年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權傾天下時元參政絳為翰林學士判羣牧常問三命僧化成曰呂參政早晚為相化成曰呂給事為參政譬如草屋上置鷓鴣吻耳元曰然則其不安乎成曰其黜免可立而待也是時春方半元曰事應在何時成又消息曰在今年五月十七日憊然不惻亦潛記之既而呂權日盛臺諫噤口無敢指議之者會五月十七日元退朝因語

府界提舉蔡確曰化成言呂參政禍在今日真漫浪之語也二公相視而笑遂同還羣牧促召成而謂之成曰言必無失姑且俟之二公愈笑其術非既而化成告去蔡亦上馬是時曾待制孝寬同判羣牧薄晚來過廳方即坐元因訪今日有何事曾曰但聞御史蔡承禧入劄子不知言何等事也語未已內探報今日蔡察院言呂參政兄弟元聞之大駭乃以化成之言告曾公既而呂罷政事實始此日也

費孝先

唐垌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為作卦影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雞垌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即雞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翽日抗疏以彈荆公又乞留班頗誼于殿陛上怒

降垌為太常寺太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垌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

二

自至和嘉祐已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語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

章郇公

章郇公慶曆中罷相知陳州熾舟蔡河上張方平宋子京俱為學士同謁公公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胎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密副使張宋退召術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公弼二命各有三處合張宋嘆息而已是時梁呂皆為小朝官既而皇祐中梁為相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

如郇公之言

陳恭公

陳執中好閱人而解賓王最受知初為登州黃縣令素不相識執中一見即用大勅舉京官及後作相又薦館職賓王仕至工部侍郎致政家雄於財諸子皆京秩年七十餘卒賓王為人方頤大口敦龐重厚左足下有黑子甚明大實亦福人也

馬尚書

馬尚書亮知廬州見翰林王公洙為小官馬公曰子全似宋白異日官至八座由此異待通判嫉之後羅織王公遂以罪免乃曰你這回更作宋尚書其後王公竟登近侍及卒贈尚書

吳處厚

余嘗謂風鑒一事乃昔賢甄識人物拔擢賢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賈鬻取貨者故春秋單襄公成肅公之徒每遇會同則先觀威儀以省禍福而前世郭林宗裴行儉又考器識以言臧否然余亦粗知大槩嘗與富文忠公論之文忠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若是則屠兒飢餓師皆貴矣余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因語曰今王遠角犀豐盈而此頑童窮固則豐盈固賢哲相也

楊文公

楊公大年充負藻鑒在翰林日與章郇公共事常言郇公異日必作相已所不及又見著作佐郎張士遜知其有宰相器即薦之由此大拜又鄉人吳待問嘗

從公學公語其徒曰汝輩勿輕小吳小吳異日須登
八座亦有年壽後皆如其言待問即春卿冲鄉父也

二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
揚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
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
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
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
為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
嘆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
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
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謝希深初
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見大年有云曳

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為蒼生何大
年自書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張堯封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
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
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
溫成皇后父也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見歸田錄

李文靖

文靖李公沆布衣時先正端公炳知舒州屬因事涉
江公寶待行俄而風濤暴作舟幾覆沒有大校王其
姓善人倫曰此有真相孰敢為害何懼之有是日果
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尚存焉魏王

張末德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喜延接方士嘗過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永德曰其曰誰乎天意所兆安能識諸然而有一事庶幾可驗公或覩紫黑色屬猪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末德常陰自求訪及 太祖皇帝勲位漸盛末德因潛識帝之英表問其生歲在亥永德駭歎其事乃傾身親附相得甚歡九已之所有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舊恩體兒富貴與佐命勲戚同等終 太祖世無替焉

丁晉公

晉公言趙普初罷隴州判官到京至日者王勳卜肆

問命次簾下看范魯公賈駟殿稍盛歎曰似此大官修箇甚福來得到此勳曰負外即日富貴更強如此何足嘆羨徃徃便為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晉公談錄

僧奉真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詩元為江淮發運使奏課于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憒憒欲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陞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乃能張目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

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為也後三日果卒見
華談

閩主延政

閩中王氏兄弟尋干戈之釁延政以建汀二州稱帝
國號大殷郊壇於郎山以延平縣為鐔州以將樂縣
為鏞州九四州焉立三年為江南所滅延政歸金陵
至鄱陽有異僧求見且言天王此去當有三大厄過
是無咎矣因饋之藥九大赤丸二小綠丸十云每晨
起即服大赤丸一至暮以五小丸下之復滌洗以寘
鞶囊以備迭餌時中主多置醜一日內宴獨賜卮酒
延政既飲便若昏醉坐不安席而起趨出使人視之
至宮門外大嘔吐通夕無恙又月餘復宴苑中如前
賜酒彼已昏醉如是者三即時而吐無所苦中主謂

其有天助不敢復圖之建饒州為永平軍以延政為
節度使封光山王延政祖潮光州人故也延政至鄱
陽泊船故處復見其僧云當以藥見還三厄無憂矣
在鎮數年以壽終

陳昭遇

陳昭遇者嶺南人善醫隨劉鋹歸朝後為翰林醫官
所治疾多愈世以為神醫絕不讀書誥其所習不能
答嘗語所親曰我初來都下持藥囊抵軍壘中日閱
教百人其風勞冷氣之候皆默識之然後視其老幼
虛實按古方用湯劑鮮不愈者實未嘗尋脈訣也莊
周所謂懸解董遇以為讀書百遍義自見豈是之謂
歟

吳越主錢鏐

公言錢鏐年老一目失明聞中朝國醫胡某者善醫
上言求之晉祖遣醫泛海而往醫視其目曰尚父可
無療此當延六七歲壽若決瘻去內障眼即復舊但
慮損福爾鏐曰吾得不為一日鬼於地下足矣願醫
盡其術以療之當厚報醫為治之復故鏐大喜凡賂
醫金帛寶帶計五萬緡具舟送醫歸京師醫至鏐卒
年八十一矣醫之孫收得鏐與其祖書數幅鏐曾孫
惟演贖得之親見焉

太宗校醫人

賈黃中為禮部侍郎兼起居監察中風眩卒 太宗
悼惜之切責諸醫大搜京城醫工凡通神農本草黃
帝難經素問及善針灸藥餌者校其能否以補翰林
醫學及醫官院祗候

王繼忠

真宗為開封尹呼道衢中鐵盤市卜一瞽者令張耆
夏守贊楊崇勳左右數輩揣聽聲骨因以為娛或中
或否獨相王繼忠瞽者駭之曰此人可訝半生食漢
祿半生食胡祿 真宗笑而遣去繼忠後為觀察使
高陽總管咸平六年虜寇望都與虜酣戰至乙夜戎
騎合圍數十重徐戰徐行欲傍西山而遁至城陷虜
上聞之甚嗟悼景德初戎人乞和繼忠與撰奏章而
勸諷誘掖大有力焉朝廷方知其存後每歲遣使
真宗手封御帶藥茗以賜焉繼忠服漢章南望天闕
稱未死臣哭拜不起問聖體起居不避虜嫌以其姿
儀雄美虜以女妻之為封吳王改姓耶律卒於虜人
謂陷番王氏也 見玉壺清話

史昭母張氏

史中暉之母張氏能知人觀其所為而知其貴賤貧富文潞公張杲卿高敏之呂公初舉進士時皆館其家極禮待之言潞公杲卿敏之大貴公初有名而不達後皆如其言中暉名昭為光祿卿公初終於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

見東齊記事

寇忠敏

寇忠敏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唐郎中謂方為郡夕夢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聞朝廷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疆吏報寇廷評入界唐公驚喜出郊迓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公輔待之且出諸子羅拜唐新節勒驕置廳之左寇既歸船其子極白其父曰適者寇屢日此宜即送之寇杲詢牙

校何人知吾欲此對以十四秀才既而力為延譽拯於孫漢公榜等甲成名

見倦遊雜錄

許希

天聖中 仁宗不豫國醫進藥久未効或有薦許希善用針者召使治之三針而疾愈所謂興龍穴者是也 仁宗大喜遽命官之賜予甚厚希既謝上復西北再拜 仁宗恠問之希曰臣師扁鵲廟所在也 仁宗嘉之是時孔子之後又失封爵故顏太初作許希詩以諷之於是詔訪孔子四十七代孫襲文宣王

竇仁惠

竇儼字望之薊門人善推步逆知吉凶盧多遜楊徽之俱為拾遺儼謂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矣恨儼不得與也二拾遺則見之

范蜀公蒙求

二
晉公嘗言竇家二侍郎儼為文宏贍不可企及有集
一百卷得常揚之體又撰釋門數事五十件從一至
百數皆節其要妙曲故又善術數聽聲音而興廢之
世撰大周樂正一百卷周世宗時用兄儼在翰林為
學士常鄙其詭怪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二
十四片瓦各題識其節氣遂隔簾敲響令下云無差
謬嘗指明德門謂盧揚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為大
宮闕兵漸消偃天下太平幾乎似開無天寶耳然京
師人却甚逼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雖書
軌混同多遜為相貶朱崖而已微之為尚書年皆如
其言又儼於堂前彫造倚子二隻以祗右丞泊夫人
同坐儼忽見之謂兄曰好工夫柰其間一隻至甚月

日先破儀於是以幕覆於屏風後愛護不用果至是
日有大人至儀弟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倚
子就門外下馬遂為馬所傷而碎之此晉公聞揚微
之面書說也又儼謂其弟儼參政曰儼兄弟五人皆
不為相兼揔無壽其間惟四哥稍得然結果得自家
兄弟姊妹了亦住不得後儼果為參政只有王家大
夫人即王沔參政之母儀儼之妹也無何亦得疾而
逝儼尋以抱疾而嘆曰二哥嘗言結果得自家兄弟
姊妹了亦住不得必不可矣果數日而薨晉公嘗謂
竇侍郎乃今之師曠也晉公即儼之婿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八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九

占相醫藥

貴人識貴人

馬尚書亮以尚書員外郎直史館使淮南時呂許公
夷簡尚書為布衣方侍其父罷江外縣令亦至淮甸
上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後公果
為宰相馬公知江寧府時陳恭公執中以光祿寺丞
經過馬接之極厚直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令其
數子出拜曰願以老夫之故它日得在陶鑄之末曾
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已坐上
見晏元獻公晏李之婿也時方為奉禮郎諫議熟視
之曰晏奉禮它日貴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為相
也呂許公夷簡為相日文士謁許公改容禮接因語